

域出版助學術期刊走向真正的媒體融合之路

仲偉民

近十幾年來，學術期刊同仁在數字化與體制改革方面一直在不懈探索，不僅提出了各種合理化建議，而且也進行了多項有益的探索。因為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，尤其是客觀條件的限制，似乎成效不大。自從域出版理念提出後，大家又信心倍增，因為隨著域出版理論以及具體措施的完善，大家感覺找到了一條學術期刊在數字化時代切實可行的發展之路，有望助目前的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走出困境。

一、車到山前：域出版是編輯人勇於探索的成果

數字化快速的發展與中國期刊體制的相對凝固，在現時代形成了一對即相互關聯又相互矛盾的關係。數字化發展的趨勢，要求中國的學術期刊必須從內容到形式做出調整，但體制卻因其固有的惰性保護了已經落後於時代的傳統學術期刊（主要指綜合性學術期刊），使學術期刊在基本維持現狀的情形下，依然能在數字化時代生存。這就造成了目前諸多的怪現狀：普遍存在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無論從內容還是期刊形式，儘管已經大大落伍，但暫時並無生存危機；多數期刊人已經習慣於在體制內生活，因此不願犧牲自身利益而主動改革；有影響的期刊數字平台搭體制便車而獨佔市場、獨享利潤，既不願還利於學術期刊，也不願做進一步改革；有關部門呼籲和鼓勵學術期刊數字化改革，但因為制度環境沒有變化，且惰性已經養成，所以成效甚微。

目前中國的學術期刊完全適用於溫水煮青蛙的比喻：學術期刊是青蛙，數字化以及體制環境是溫水。大家心知肚明：學術期刊如果完全依賴體制的保護，不思進取，那可能只有死路一條，綜合性期刊尤其如此。

可喜可慰的是，中國學術期刊界從來不乏思想者，也不乏勇於探險者。“域出版”理念的提出，就是學術期刊人在目前複雜環境下所做出的深入思考。更為讓人敬佩的是，這一理念是由從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編輯人提出，並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，將新理念逐步付諸實施。

從2010年開始，中國高校學報界就出現了一批敢於吃螃蟹的人，他們冒著打破自己飯碗的危險，率先創辦了“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”，明確提出“專業化、數字化、集約化”的目標。經過六年的艱苦探索和努力，雖然與最初的設想還有不小的距離，但卻已經取得實質性的成果，並積累了寶貴經驗。簡單總結為以下幾條：第一，形成了改革的共識，認識到唯有改革才能有學術期刊美好的明天；第二，逐漸形成了學術期刊共同體，大家的共識共鳴越來越多，並在此基礎上開始同各學科學術共同體建立密切聯繫；第三，與大型數字出版平台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關係，為未來的數字化改革奠定了技術基礎；第四，吸引了年輕編輯積極參與到改革隊伍中來，他們熱情高，希望為自己爭取美好的明天；第五，團結了一大批有理想、願奉獻的年輕學者，他們願意

與編輯一起，共同打造高水平的適應新時代的學術期刊；第六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大家在無數次的交流和碰撞中，孕育了“域出版”的理念。

更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，“域出版”理念提出後，不僅迅速得到同行的認同，還得到大型數字平台的認可，大家達成一致意見，願意共同將此理念付諸實施。此真可謂萬事俱備，可以揚帆遠航了！

二、順勢而為：域出版符合學術期刊的發展方向

學術期刊最初的使命只是記錄和發佈學術成果，並使這些學術成果廣為傳播，為大家共享，從而服務於社會。但是，後來學術期刊的作用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稱之為“異化”，一點也不過分，此以中國高校學報最為典型。

在過去相當時期內，學術期刊都是學術成果發佈最重要的平台，開放性、公共性是其顯著特徵。但學報卻因背負歷史包袱而裹足不前。比如目前多數學報依然是反映本校學術成果的“窗口”，文章作者以本校為主，甚至完全成為本校師生的自留地；這種做法本來就違背學術期刊乃天下公器的理念，而今卻成為多數學報生存的最大理由。儘管部分高水平學校的學報採取開放辦刊的方針，也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，但卻無法改變整個學報的現狀。近十幾年來，學報屢遭學者批評，甚至被批評為學術垃圾製造者，應該說是這種情況的必然結果。從學術界需求來看，學報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學術時代發展的需要了，因為其綜合性特徵既不符合學術日益專業化的需要，更無法適應學者的個性需求。關於這一點，學者們已經做過詳細論證（參見朱劍：《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、數字化發展——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為中心》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2010年第5期；朱劍：《傳統與變革：體制改革前夜學術期刊的艱難抉擇》，《澳門理工學報》2012年第1期；仲偉民：《緣於體制：社科期刊十個被顛倒的關係》，《南京大學學報》2013年第2期）。不僅學報，各省市社科院、社科聯所屬絕大多數期刊，也存在與學報同樣的問題。綜合性期刊佔中國人文社科期刊的大半壁江山，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現象。

包括學報在內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存在，完全以體制為依託。只要體制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，這些巨量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仍然會存在下去，甚至可能比專業性期刊生存得還要滋潤。2012年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《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》，曾計劃讓所有的報刊編輯部轉企，在學術期刊界引起軒然大波。儘管在隨後的一片質疑聲中，這個文件並未付諸實施，但其對學術期刊編輯部帶來的震動卻是巨大的。尤為重要的是，這個文件的一個客觀效果，是督促期刊人更加深入、認真思考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報的使命和發展前景，思考學術期刊改革的必要性（參見仲偉民、朱劍：《中國高校學報傳統析論——兼論高校學報體制改革的目標與路徑》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2012年第5期；葉娟麗：《公共物品與市場化：一個關於中國學術期刊的悖論》，《澳門理工學報》2014年第2期）。

體制之外，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，也倒逼中國的學術期刊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。因為相對於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，傳統紙質學術期刊在各個環節已經大大滯後，這同樣使期刊人陷入深深的焦慮之中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真考慮如何應對數字化大潮（參見朱劍：《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、數字化發展——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為中心》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2010年第5期；朱劍：《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——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》，《武漢大學學報》2016年第2期）。在傳統出版條件下，學術期刊編輯與出版是一個非

常複雜的工作，而目前的互聯網技術已經能輕而易舉地解決。面對新的形勢，學術期刊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？期刊編輯的使命是什麼？這些問題值得期刊人認真思考。我認為，目前學術期刊必須完成以下兩個使命才有繼續存在的理由：

一是做新時代最好的傳播。

數字和互聯網技術發明之前，學術期刊依賴紙質媒介進行傳播，儘管傳播的效果非常有限，但因為那時學術期刊幾乎是唯一的傳播途徑，因此學術期刊在學術生產中的霸主地位不可動搖。而今，出版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變化，學術傳播的渠道也隨之發生了革命性變化，紙質期刊在學術傳播中的地位搖搖欲墜，甚至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。在這種形勢下，傳統紙質期刊存在的最大價值就反映在有效傳播方面。如果能有高效的傳播，如果能爭取更多的讀者，傳統紙質期刊就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，否則終將難逃被淘汰的命運。

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問題最大。正如我上文所說，此類期刊是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特有的產物，伴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，以及市場經濟的擴張，此類期刊本也應該進行相應的改革。而現實情況卻是，綜合性學術期刊不僅基本沒有進行體制機制改革，反而有使原來的體制機制強化之趨向。機遇稍縱即逝，時不我待啊！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考量，綜合性學術期刊已經來到了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：如果能爭取讀者，即如果有很好的傳播，為廣大學者所接受，那麼，綜合性期刊就能在改革夾縫中求生存，否則必將退出歷史舞台。又因為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目標讀者越來越少，因此又要求此類期刊必須做最好的傳播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堅持認為，傳播才是學術期刊未來的生命所繫，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生命所繫。我欣喜地看到，經過多年期刊界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，學術期刊終於找到了“做最好的傳播”的具體路徑，這就是“域出版”！

二是做新時代的新編輯。

“事在人為”這句老話，即使在互聯網時代也依然沒有過時；在我看來，不僅沒有過時，人的作用反而會越來越重要！

在過去的二十年，人們在享受科技進步的同時，人的作用似乎越來越小，這一點在傳統的出版與編輯領域表現非常明顯，學術期刊則更為典型。可以這麼說，學術期刊在數字和互聯網技術面前束手無策，不僅拱手將所有資源供奉給各大數據庫，甚至為了可憐的傳播權，不得不卑躬屈膝地求助於各數據庫。這形成了一道奇妙的景觀：別人白白或以象徵性的價格拿走你辛苦勞動的果實，而你還得滿臉堆笑地感謝人家，甚至求人家在數據庫裡發佈自己的文章！不僅如此，編輯的價值，編輯的成果，編輯的個性，在數據庫裡一概不見了，讀者看到的只是一篇篇的單篇文章，好像這些文章就是人家數據庫生產的，同編輯、編輯部沒有絲毫關係！更有甚者，學術期刊不僅基本免費給人家打工，還得時常看人家的臉色！為什麼？因為人家不僅白白拿走你的東西，還要對你評評點點。我們看到，許多數據庫每年都要大張旗鼓、異常高調地發佈排行榜，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瀏覽、下載或引用數據，他們卻美其名曰“學術評價”！當許多行業已經藉助數字互聯網技術打開新的空間，並獲得迅猛發展時，學術期刊卻迷失在了數字與互聯網技術的海洋裡面，完全失去了自主性，失去了自信心。

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編輯在過去二十年飽受心靈的折磨，他們除了要承受體制的擠壓，還要遭受新技術的壓迫，真正成為夾縫中的職業。然而，即使在如此艱難困苦條件之下，編輯們仍然忍辱負重，艱難前行；更有部分智者勇者堅持不懈地思考和實踐。域出版的提出及實施，有望使編輯從喪失自我的窘況中走出來，最大限度地在互聯網平台上發揮自己的才能，從而成為新時代

的新編輯（參見桑海：《學術編輯：學術傳播新模式的靈魂——以“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”和“域出版學術平台”為例》，《傳媒》2016年第19期）。

以上兩點表明，學術期刊目前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型時期，如果順勢而為，學術期刊有望借助於數字化與互聯網技術的快車，鳳凰涅槃，迅速實現轉型。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期，因為體制的慣性以及客觀環境，學術期刊轉企的壓力逐漸釋放，大家有機會靜下心來認真思考。但是，這個機會轉瞬即逝，如果我們不加珍惜，將來可能就再難有這樣的機遇了。

三、架設橋樑：域出版助力媒體融合

正如我上文所提到，目前學術期刊的生存壓力相對較小，除了轉企壓力暫時得到釋放之外，生存環境也部分得到改善。作為國家軟實力的一種重要載體，學術期刊正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。比如，繼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、名欄工程之後，社科規劃辦的慷慨資助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生存壓力；為鼓勵個刊走數字化集約化之路，各種專項資助也陸續出台，儘管效果甚微，但其激勵效果還是非常顯著的。上述舉措有一定作用，但不可能解決目前學術期刊所面臨的根本問題。

此間，期刊人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和努力，共同的志趣、共同的壓力、共同的理想，讓大家走到了一起。自2010年“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”創辦以來，高校學報同仁每年都召開各種形式的專題討論會，重點研究學術期刊未來的發展方向，尤其是綜合性學報的出路問題。大家一致認為，學術期刊只有走媒體融合之路，才有望實現真正的數字化、專業化和集約化轉型，而域出版即是媒體融合起飛的翅膀！

我之所以將域出版視為學術期刊未來的發展方向，是學術期刊走媒體融合之路的橋樑，是基於以下理由：

1. 域出版有利於新舊學術期刊體制的融合

如何在不改變目前學術期刊體制的情況下，實現傳統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，是目前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第一難題。域出版即是在兼顧傳統學術期刊現有格局與作用的基礎上，依託傳統學術期刊的實力，幫助傳統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期刊，順利實現數字化、專業化和集約化轉型。

2. 域出版有利於作者、讀者與編者的深度融合

在傳統出版體制之下，作者、讀者與編者是分離的，互動很難。借助於域出版的平台，則可以實現作者、讀者與編者的深度融合。在域出版平台上，作者的文章既可以在第一時間發佈，又可以經編者的處理進行專業化傳播，還可以與讀者隨時互動（參見桑海：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在線學術平台——“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”之未來構想》，《南京大學學報》2015年第3期）。在保證論學術水平的基礎上，學術成果的發佈與傳播是即時性的、高效的。

3. 域出版是公私融合共贏的典範

如上文所說，中國目前的學術期刊體制儘管問題較多，比如分散、低效等；但其優勢也是非常明顯的，比如它的公益性。前幾年改企的休克式療法，已證明難以奏效，且容易引起人心浮動。因此，能否既能保持傳統學術期刊體制的優勢，又能借助於互聯網技術的優勢，使兩個優勢合二為一，就成為目前學術期刊走出困境的關鍵所在。域出版的設計，就完全做到了這一點，因為超星公司作為一家民營企業，願意在學術期刊出版與傳播方面投入，且承諾全部期刊文章免費閱讀和下載；編輯部已有國家與單位投入，且不以盈利為目的。二者的結合，一定會使學術傳播更加

有效、有序、有利。

4. 域出版是上層決策與民間智慧融合的典範

政府有關部門就編輯部體制改革問題以及學術期刊的數字化、專業化、集約化問題，曾經發佈多個文件，開過多次會議，做過多次實驗，但結果成效甚微。域出版來自於民間智慧，卻不經意間使困擾上級有關部門多年的這個問題，有了最好的解決辦法，使上層決策終於有望落到實處。這一點啟示我們，只要編輯同行們不放棄努力，傳統出版是有發展前途的；同時，上級有關部門也應該注重調查研究，注重最基層的編輯的工作，注重民間智慧，因為他們才最有體會，才最有發言權。

5. 域出版有望使綜合性期刊和專業性期刊走向融合之路

綜合性期刊尤其是學報的弊端，屢屢遭受學者的批評。借助於域出版平台，不僅綜合性期刊的弊端有望解決，而且還將有利於綜合性期刊和專業期刊真正走向融合之路。在紙質版平台上，綜合性期刊的傳統做法雖然依然故我，但因為紙質版的傳播已經非常有限，主要依賴在數字平台上傳播，而綜合刊文章在數字平台上將全部以專業、專題方式呈現，因此綜合刊和專業刊在傳播過程中已經沒有區別。而且，在域出版平台上，綜合刊和專業刊可以密切合作，兩類期刊的文章可以在同一專題域中出現，相得益彰。其效果必然是：綜合刊實現了專業化，專業刊則因綜合刊的助力而更強、更有吸引力，兩者還共同實現了數字化集約化轉型。

6. 域出版有望實現專家與技術的深度融合

學術期刊數字化在中國走過了很長一段路程，但至今問題很多，困難也很多。其中最大的問題是，數字化單純走技術路線，學者、編輯很難參與其中，這導致目前各數字平台與專家隊伍的嚴重分離。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改變，會嚴重影響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水平的提高，各數字平台也難有好的發展前景。域出版將最大可能地發揮學者與編輯的作用，平台上的所有內容將有專家規劃、專家決定取捨，超星只負責技術服務。如果能夠按計劃運作，我相信域出版將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學術出版模式之一。

域出版的融合功能，遠不止上述幾條。因此，說域出版是未來學術出版的方向，當不為妄言。

四、知易行難：路漫漫其修遠兮

“謀大事者，首重格局”。域出版的設計就是從大局、從長處着眼，不僅有利於中國學術的長遠發展，使學術真正成為天下之公器，而且有利於中國學術期刊從困境中走出來。在中國特殊的體制機制之下，學術期刊的角色也是相當的特殊。比如，學術期刊應該走專業化之路，這是學術要求的需要，是中國學術期刊與國際接軌的關鍵，可是這一步在中國卻是困難重重。綜合性期刊仰賴體制的保護，缺乏改革的熱情，但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呢？這讓有責任感的期刊人焦慮萬分。再比如，學術期刊的功能嚴重異化，甚至背負了許多不該背負的重擔，其被賦予的學術評價職能，讓學術期刊難以承受。我們希望借助於域出版，解決這些多年無法解決的問題，這不僅關係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前景，也關係中國學術事業發展的前景。域出版的理念設計相當美好，也針對了中國學術期刊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但是，從理念到實踐，這中間要走過一段艱難漫長的道路。知易行難！域出版的效果如何，能否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，需要相關主管部門、企業、學者、編輯、讀者等各方的共同協作與努力。我們拭目以待！

（作者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常務副主編） [責任編輯 劉澤生]